詩經廣詁

桐城徐璈輯錄

王　第六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觀于周樂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蘇轍曰平王東遷其風及於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矣黃櫄曰黍離之爲國風以其詩體之爲風也平王東遷其詩乃東土之音也故曰王國風

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吳世家引左傳注

張晏曰中侯與戎共伐周敗于驪山下遂殺幽王平王東徙都成周是爲王風漢書敘傳注

江熙曰平王東遷王政不行于天下風俗與諸侯同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 穀梁傳僖公十四年注

王通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于是雅道息矣 文中子王道篇

柳冕曰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咏歌因咏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 文粹七十九

黍離 三章

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 御覽四百六十九 八百四十二同

曹植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

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詩攷　按陳思王集令禽惡鳥論日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伯勞鳴于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乃顧謂日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殺後妻以謝之

劉向日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新序節士篇　王應麟日其說蓋本于魯詩　洪邁日齊詩以黍離爲衛公子壽閔其兄伋憂思而作容齋四筆

劉孝標日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文選陸機連珠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韓詩傳日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其憂之甚

也御覽四百六十九

薛君曰詩人求己兄不得憂不識物視彼黍乃以爲稷御覽八百四十二

賈公彥曰彼黍離離物生曰離周官疏

呂向曰離離分布貌文選二京賦注引詩

佩觿彼黍𥢓𥢓挍廣韻穲穲黍稷行列也龍龕手鑑𥢓𥢓黍稷垂也穲穲黍行列也是字又作穲矣

行邁靡靡

呂延濟曰靡靡漸進也文選王褒詩註引詩

玉篇行邁𢕝𢕝

中心搖搖

衆經音義憂心（愮愮）瑍按釋訓愮愮憂無告也定本作搖如國策心搖搖如懸旌是搖憂無定之義與雅訓不相應此所引當爲三家本毛借字也

范甯曰孔子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穀梁傳注

韓詩外傳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倉唐奉晨鳧北犬往見文侯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于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倉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御覽七百七十瑍

按外傳引詩之意亦以父子言

北史魏孝文帝幸洛陽周巡故宮基跡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荒毀至此遂詠黍離之詩爲之流涕 本紀

南史顏延之爲豫章公世子行參軍武帝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爲禾黍淒然咏黍離篇 本傳

陸機論曰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 辨亡論下

向秀賦曰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 文選懷舊賦

潘岳賦曰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雉雊于臺陂狐兔窟于殿旁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 文選西征賦

後魏楊衒之序曰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牆被蒿艾巷羅荆棘遊兒牧豎躑躅于九逵農夫耕稼藝黍于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 洛陽伽藍記

君子于役 二章

班彪賦曰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嘆時 文選北征賦 曹氏曰此戍申者之妻所作

雞棲于塒

郭璞曰今寒鄉穿牆棲雞 爾雅鑿垣而棲爲塒注

羣經音辨雞棲于塒 詩攷

羊牛下來

文選註牛羊下來 王質曰雞牛羊郊所豢田對人家向暮多如此

曷其有佸

韓詩曰佸至也 釋文

說文曰曷其有佸佸會也

雞棲于桀

文選劉楨詩[illegible]坐括揭鳴李善注雞棲于杙為桀揭與桀音義同也劉良注揭雞棲木也 段曰桀廣韻作[illegible]

君子陽陽 二章

熊安生曰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 儀禮疏引熊氏解由房句以此

爲平王時詩也 顧棟高曰此伶官不得志之詩與簡兮詩人相類

右招我由房

劉光伯曰由房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禮記疏顧棟高曰古者宮室之制前堂之房與後寢相值正祭時設樂于堂上至後寢燕同姓乃移樂由房以入寢此招我由房所由來也次章云由敖敖為舞位前章說聲次章說容也　王夫之曰房房中樂關雎之三合鵲巢之三也敖通驁周禮九夏之驁夏也　錢澄之曰婦人祀于房中高廟唐山夫人有房中樂　徐與喬曰春官磬師教燕樂之鐘磬注燕樂房中之樂也陽陽君子其磬師之流歟　瓚按左傳晉侯賜魏絳女樂二八房中者女樂之所陳以君子而執簧執翿于其間所謂猥雜子女而不知其非古矣又列女傳曰女樂俳優縱橫大笑郎詩之陽陽陶陶其樂只且者耶

君子陶陶

薛君章句曰陶暢也文選七發後漢書杜篤傳注

左執翿

許慎曰翿翳也所以舞也 說文引詩

揚之水 三章

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

揚之水

藝文類聚揚之水不流束蒲 按歐引此詩而列之于柳部與東門之楊類舉則字當從木不得同于激揚之訓矣又按元和姓纂首出公遜于齊生伯僑歸周天子封為揚侯一云周宣王曾孫封揚為晉所滅是揚為周畿內之地其所出有達川之木故因以目之詩人即所見以起興歟

不與我戍申

韓詩曰戍舍也 釋文 竹書紀年平王三十六年王人戍申 歐陽修曰彼其之子謂他諸侯國人不與其戍也 鄭敬日寄生之天子既不能令于諸侯而六百里之甸卒又無人可為踐更故行者有不均之歎耳

曷月予還歸哉

文選注曷月余旋歸哉

中谷有蓷 三章

皇甫謐曰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爲刺自黍離至中谷有蓷五篇是也 帝王世紀

中谷有蓷

韓詩曰蓷茺蔚也 釋文 又曰益母也 陸璣疏

暵其乾矣

說文曰𤅊其乾矣𤅊水濡而乾也 段玉裁曰𤅊兼濡與乾言之毛作暵非

暵其脩矣

釋文嘆其脩矣

蓺文類聚條其嘯矣 范處義曰歗甚于歎泣甚于歗

條其歗矣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惙其泣矣 外傳二 瑗按淮南原道篇其爲悲不惙惙高誘註惙惙爲其傷性也則惙惙爲悲憂之甚韓家從心叅斯義矣

韓外傳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云云

劉向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云云言不先正本而成憂于末也 新序

兔爰 三章

皇甫謐曰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 帝王世紀

有兔爰爰

韓詩曰爰爰發蹤之貌也 衆經音義 按爰爰毛解爲緩爰以聽政緩急申之于義似迂韓訓發蹤謂其行之敏疾也蓋雉耿介而麗于網羅兔狡疾而免于機陷亦君子小人之分矣 蘇轍曰世亂則輕狡之人肆而耿介之士常被其禍也

漢書注有兔爰爰

雉離于罦

說文曰雉離于雹雹覆車也

郭璞曰罦今之翻車大網也釋文

尚寐無覺

白帖尚寐無覺二十四

雉離于罿

韓詩曰施羅于車上曰罿釋文

薛君注曰張羅車上曰罿御覽八百三十三

葛藟三章

杜預曰葛藟詩取以喻九族兄弟左傳文公七年注

崔靈恩曰刺桓王之詩釋文　正義曰皇甫士安亦以爲桓王之詩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

毛詩題綱曰葛藟一名燕薁藤好生河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九族宜蒙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于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滸邊也御覽九百七十四

左傳宋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芘蔭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文公七年

漢書薛宣曰鄉黨闕于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本傳

采葛 三章

應瑒曰蕭艾之歌發于忠宿報龐惠恭書藝文類聚三十一按應書云蕭艾之歌

發于忠宿于衿之思起于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則此詩爲離友懷人之作殆亦三家舊指與

庾信詩曰避讒應采葛 本集　敬按一日不見鄭孔皆以不見君爲說此詩云避讒則似託爲采蕭爲而行以不見讒媢之人爲幸亦見讒而作之義也　日札曰賢者見棄而思君之作也

彼采蕭兮

顏師古曰齊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按爾雅蕭一名萩是香蒿古之祭祀所用艾一名冰臺今之用灸病者名旣不同稱類區別齊高謬談子顯不當著于史籍 匡謬正俗

張彩曰楚辭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 義蓋本此詩

如三秋兮

陰陽五行書曰一時皆三月一月爲一秋三月爲三秋又

以一月爲三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也御覽二十五

張纘離別賦曰理棹江干攬涕還望采蕭之詠不覺成篇藝文類聚二十　瑯按此所引詩亦以別離言有同應瑒之指也

大車三章

列女傳楚伐息息虜其君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郝懿行曰穀生也以詩爲息夫人作亦魯詩說也遂自殺息何楷曰左傳隱十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君子以爲不親親則息侯爲姬姓也其詩無所附或因其爲周同姓之國姑繫之王風歟

大車檻檻

王逸曰檻檻車聲楚詞注引詩郝敬曰大車役車也

白帖大車〈轞〉〈轞〉五經文字轞車韓詩風借檻字爲之

古義國語管仲檻車至齊說文檻櫳也徐云古謂檻車息爲楚滅君與夫人皆被虜載以檻車故重言檻檻耳

毳衣如菼

說文曰毳衣如〈䊩〉䊩帛騅色也又廣韻同

郭璞曰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爾雅注引詩陳祥道曰菼色元言其衣瑞色

赤言其裳鄭氏說凡冕服皆元衣纁裳也

大車啍啍

廣韻曰大車〈啍〉啍重遲貌

毳衣如璊

說文曰毳衣如璊以毳爲罽色如虋故謂之璊虋禾之赤苗也沈括曰詩毳衣如璊璊色在朱黃之間似赭非赭字從玉以其赭而澤也　陸佃曰毳冕王命朝祭之服非以聽訟說文引詩作𦋺又云以毳爲罽則是一服非毳冕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裴松之曰禮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蜀志章武二年請尊皇思夫人爲昭烈皇后且合葬詔引詩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裴註云

劉孝標曰穴壙中壙也世說引詩註世說郗嘉賓喪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日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有如皦日

鄭康成曰盟神必云日月者尚著明也 引詩 燕禮注

韓詩有如皎日 文選注列女傳皎同

丘中有麻 三章

將其來施施

顏之推曰傳箋韓詩皆重爲施施江南本單爲施恐誤 家訓

臧琳曰顏說書江南者多善本則此之悉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如肅肅雝雝濟蹌沓之類皆重申之所謂長言之也

將其來食

七經考文其將來食

彼留之子

古義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鄭伯取鄶遷鄭焉而野留 孟康曰留鄭邑羅泌曰留陶唐後之國妘姓 惠士奇曰 地理志劉聚周大夫劉子邑劉即留也水經注劉氏聚 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詩所謂丘中也

貽我佩玖

說文曰玖石之次玉黑色者引詩 徐氏曰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璧人之詞源流于風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

王櫻 姪立 校

詩經廣詁　國風

桐城徐璈輯錄

鄭第七

左傳吳公子札觀于周樂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襄公二十九年

漢書河南郡新鄭注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　地理志

許慎曰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九篇故鄭聲淫也　五經異義

樂記疏　周禮注淫樂若鄭衛也賈疏鄭除緇衣之詩說婦人者九篇

傅毅曰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　文選舞賦序

成伯瑜曰平王東遷晉鄭是依鄭武公有功于王室故美

王風 毛詩指說

緇衣 三章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則爵不瀆而民作愿

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 記義篇 孔叢曰詩詠好賢多

潘岳賦曰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世善職于司徒

矣獨舉緇衣以其至者言也

緇衣敝而改為 文選西征賦 韓康曰犬戎之過父死其難東都之遷子定其鼎當時列侯之賢未有過于桓武者也

緇衣之宜兮

鄭康成曰緇布衣積素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　又曰

染纁三入而成再染以黑則爲緅復再染以黑則爲緇考官注引詩

適子之館兮

賈公彥曰外有九室九卿治之宮正所謂次也周官疏引詩

緇衣之蓆兮

韓詩曰蓆儲也釋文　按釋詁蓆大也韓解雖異爾雅訓而同于說文蓋宜言其稱好言其美蓆則言製備之多故義著于末章矣

許慎曰蓆廣多也說文引詩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晉侯享鄭伯晉侯賦嘉樂子展相

鄭伯賦緇衣

將仲子　三章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韋昭曰仲祭仲也懷思也言雖欲從心思仲猶能畏人自

晉語引詩注　居易錄祭仲有殺段之謀詩止人設爲莊公拒祭仲之辭以公論感悟之也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吳肅公曰子展賦此取兄弟相護之意則豈淫奔語乎

叔于田　三章

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 隱公元年 王士禛曰此詩當是叔段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漢淮南王之伍被左吳明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亦其類也

洵美且仁

漢隸碑 恂美且仁 隸釋

叔適野

韓詩曰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 文選注三

大叔于田 三章

匡衡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顏師古注鄭風大叔于田之篇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空手搏虎取而獻之 漢書本傳 范祖禹曰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之于段欲稔其惡而斃之也

執轡如組

王逸曰織組者動之于此而成文于彼善御者亦動之于手而盡馬力也 楚辭九懷注引詩

兩驂如舞

薛君曰兩驂左右曰騑驂 文選曹植詩注

高誘曰四馬車兩馬在邊爲驂 呂氏春秋注引詩

家語兩驂如儛

孔叢子曰以禮齊民譬之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也刑論篇

叔在藪

韓詩曰禽獸居之曰藪釋文　按說文藪大澤也孟子注藪澤多而禽獸至故曰禽獸居之也賈公彥曰藪澤禽獸之府澤無水曰藪澤若有水不得則

獄周官疏引詩

火烈具舉

文選注火列具舉箋列人持火字本爲列

襢裼暴虎

說文(膻)裼暴虎　水經注(袒)裼暴虎

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顔師古曰狃忕也女太叔也國人愛叔故謂之曰勿忕爲之恐傷女也漢書匡衡傳注

兩服上襄

高誘曰四馬車兩馬在中爲服呂氏春秋注引詩

史記索隱兩服上(驤)譌訛驤同

叔善射忌

集韻曰忌語已詞或作(惎)(己)(其)引詩

乘乘鴇

釋文汞乘毛 廣韻同五經文字釋見爾雅嘼白雜毛也

抑釋掤忌

詩義問曰掤所以覆矢也謂箭筩蓋 北堂書鈔百二十六

陸德明曰掤馬云櫝丸蓋也杜云櫝丸箭筩也 釋文按方言所以藏箭弩謂之箙丸

清人三章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閔公元年 閻若璩曰此與載馳碩人黃鳥傳語卽詩之序也

易林曰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忘我慈母 師之睽

杜預曰清人刺文公退臣不以道也左傳注　又何休公羊傳解詁與詩序同不具錄

清人在彭

酈道元曰清池水出清陽亭平地東北流逕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彭爲高克邑水經注引詩　王質曰臨河名清者甚多酈以爲清陽亭也又左傳衛侯甯喜盟于彭水之上鄭衛相近彭或是此

駟介麃麃

七經考文駟介驃驃

二矛重喬

韓詩曰二矛重鷂鷂雉名釋文　范家相曰重鷂者重旐雉羽于矛之室題也　汪龍曰

箋釋喬爲雉羽蓋從韓義

沈重曰重喬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釋文

河上乎逍遙

釋文河上乎消搖五經文字曰說文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逍遙之類 徐鉉曰詩只用消搖

左旋右抽

說文曰左旋右搯搯捾也又曰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羔裘三章

洵直且侯

韓詩曰侯美也釋文 嚴粲曰充實之謂美也

韓詩外傳(恂)直且侯〔爾雅義疏恂方言信也韓本字毛借作洵〕

舍命不渝

劉向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試也〔說苑引詩〕

王肅曰舍受也〔釋文〕

韓詩外傳舍命不(偷)〔按偷苟且也傳曰其語偷〕

彼其之子

左傳彼(己)之子〔又漢書注晏子同　考文云古本作(己)三章皆同〕

邦之司直

顏師古曰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漢書蓋寬饒傳贊引詩註〕

晉書詔曰元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李熹傳〕

三英粲兮

毛詩拾遺曰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卽上素絲五紽也

初學記二十六　璥按廣雅粲文也蓋飾見美昭其文也

古義詩中舍命司直爲美叔曆之事三英蓋三臣也

左傳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杜注不堪國之司直　昭公十六年

遵大路二章

李善曰言道路逢子之美願攬袂與俱歸也文選宋玉賦注

摻執子之袪兮

薛章句曰袪去也文選殷仲文詩注　曹攄中日中巾公白生强起務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卽

此詩欲留君子之意

無我魗兮

說文曰無我㪤兮㪤棄也復古編別作魗非

不寁故也　不寁好也

釋文不寁故兮　不寁好兮

雞鳴三章

易林曰雞鳴同興思配無家執佩持覓貲使致之蒙之艮錢澄之曰此女之不欲士仕有偕隱終焉之意

弋鳧與鴈

鄭興曰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二者皆可以

弋飛鳥 周官注引詩

詩義問曰弋以繳繫矢而射 御覽八百三十二

李華曰婦人無自專之禮主酒食待賓客而已詩云將翺將翔弋鳧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 文粹九十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白居易曰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 六帖

雜佩以贈之

韓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 周禮天官疏

蔡謨曰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從人

名其器則字從玉　毛詩疑字義 初學記

嚴虔惇曰來贈韻未詳集註俱叶入聲恐非　葉酉曰贈
富爲貽字之譌　璇按貽與來爲韻王風貽我佩玖佩言
貽與此
同也

有女同車二章

史記周桓王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
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忽謝曰
我小國非齊敵也　鄭世家　按鄭詩二十一篇序謂刺忽
者六篇惟此篇兩言孟姜證以左史要
爲明著矣　左傳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
齊齊侯欲以文姜妻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
耦齊大非吾耦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又十一年傳鄭昭
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
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顏如舜華

說文曰顏如䑞華䑞木槿朝華暮落者呂覽注文選注並作蕣

高誘曰木槿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華可用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舜詩云云淮南子時則訓注

潘尼曰朝菌者蓋朝華而暮落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詩人以爲舜華其物向晨而結建明而布見陽而盛終日而殞朝菌賦序 藝文類聚八十九

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李華曰婦人無自專之禮詩云云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文粹九十 璈按內則箴管縏袠事佩也玉爲佗佩蓋初見舅姑及助祭祀亦佩之

洵美且都

瑍按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張揖注甚得都士之飾也韋昭曰都邑之容也師古注都閑美之稱也鄭風洵美且都不見子都都者美也愚謂都與野對文小雅詠其容不改以彼都言是兼有都邑之義也

史記集解〈恂〉美且都 讀會同又左傳引作詢

佩玉將將

班固曰婦人佩其鍼縷亦佩玉也 白虎通引詩

楚辭章句佩玉〈鏘鏘〉 詩攷

左傳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宣子子旗賦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二章

易林曰視暗不明雲蔽月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 蠱之比

徐幹曰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詩云云（山有扶蘇四句）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私之所致也（中論審大臣篇）

山有扶蘇

徐邈曰山有扶蘇蘇木名（集韻下一　瑕按晉書紀瞻曰先王搜敭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材則扶蘇爲成材之木有同徐義蓋扶蘇喬松之遺棄于山正以興賢才之遺棄于野也　又按淮南說山曰以其所修而游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非其地則不見其良有類詩旨矣）

佩觿山有（扶）蘇（與扶持字別）

不見子都

趙岐曰子都古之姣好者也（孟子注引詩）

韋昭曰子都鄭之美人文選上林賦注

楊倞曰漢書音義子都即子奢鄭之美人詩云不見子都是也荀子成相篇注

山有橋松

陸德明曰山有喬松喬高也鄭作槁枯槁也釋文　按鄭箋無恩澤是枯槁也然則詩本是喬箋改為槁後又因槁誤為橋矣盧文弨曰喬松毛作槁三家詩作橋王肅據三家以難鄭

隰有游龍

淮南子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高誘注屈龍游龍鴻也詩云云墬形訓

爾雅疏隰有游龍

乃見狡童

孫毓曰狡好之童有貌無實者也 正義 錢大昕曰狡如佼好之佼非後世解爲狡獪也佼童是少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

蘀兮 二章

風其漂女

釋文風其飄女

左傳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子柳賦蘀兮

狡童 二章

易林曰嬰兒駭笑未有所識狡童而爭亂我政事 損之大畜 嚴

祭曰狡童指忽所用之人卽褰裳之狂童也　何楷曰鄭入聞祭仲有立突出忽之謀而因以告之狡童指祭仲

使我不能餐兮

考文使我不能〔飡〕兮

〔褰裳〕二章

呂氏春秋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壹行篇　諸錦曰詩非子產所作其爲之猶賦之耳　惠士奇曰此詩之義疏也

褰裳涉溱

釋文曰褰袴也或作〔騫〕

說文繫傳〔攓裳涉潧〕段玉裁曰詩木作溱與人爲韻孟子外傳並同說文及水經作潧誤

狂童之狂也且

玉篇曰狂僮之狂也且僮幼迷荒者

左傳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昭公十六年　折中曰勤子至于他人言贊必急鄭不使復從楚也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言不鑒前人之狂惑後人未必能有終也詩以為不守信義而轉于向背是狂童之狂耳　戴震曰以左傳宣子之言推之涉溱涉洧奔告大國求恤己也狂童之狂國之權寵肆其狂謀也

四章

手

子之手兮

陸德明曰丰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妦 釋文

俟我乎堂兮

王肅曰升于堂以俟 正義

孫毓曰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于塾前 正義

陸德明曰堂門堂也鄭改爲棖 釋文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

賈公彥曰褧禪衣也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 儀禮疏引詩

江永曰衣錦褧衣夫人始嫁之服丰篇用之士庶僭也婦人服不殊裳故舉上下體言之

禮記注 絅衣 絅裳

東門之墠 二章

易林東門之墠茹藘在坂禮義不行使我心反貢之鼎

按此詩如韓義蓋欲爲婚姻而未遂之詞

東門之墠

韓詩曰墠猶坦也衆經音義　胡文英曰墠封國之社稷所樹木也

釋文東門之壇、墠正義云諸木皆作壇今定本作段曰壇封土者墠除地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梁書阮孝緒尉氏人中丞任昉欲往見之不肯乃歎曰

其室雖邇其人何遠自是欽風者莫不歛衽望廬而息

也本傳　折中日山林廛市若近若遠之間嘯傲高渺與伊人在水一方同其幽致矣

後漢書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崖百尺

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廣義曰玩易林與此館是皆以此詩與杕杜編衣同旨蓋謂賢人居鄭之東門非不可蹤跡之地君若臣莫能以禮致之室邇人遠非賢人之遠其君自遠之也　敷按文選蕭揚州薦王暕表曰居無塵雜家有賜書室邇人曠物疎道親亦用詩語擬其養素之高致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

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家室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太平御覽藝文類聚　敷按此處倚草以猶其貌也栗有齊慓意以言其德也如此之人固宜求爲婚媾矣

薛君章句曰靖樂也御覽九百六十四

藝文類聚有靖家室按此引句亦韓義也

風雨三章

劉孝標曰風雨急而不輟其音故善人爲善豈有息哉 文選廣絶交論辨命論引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風雨淒淒

說文曰風雨湝湝水流湝湝也一曰寒也 集韻淒亦作湝

雞鳴膠膠

玉篇雞鳴嘐嘐 姚炳曰膠說文訓昵陸解膠爲固嚴解膠膠爲擾雜皆未協 瑍按瀟瀟者風雨之聲嘐嘐者雞鳴之聲顧所引皆係三家本字毛借作膠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劉孝標曰雞善伺晨雞陰晦而不輟其鳴 文選陸機連珠注

李周翰曰雞鳴不失其時雖風雨晦明而鳴不改 文選劉孝標論

引詩
注

北史清河崔彤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其子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 本傳

毛奇齡曰南史袁愍孫峻于儀範廢帝倮之迫之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又呂光遺楊軌書曰何圖松柏凋于微霜雞鳴已于風雨又梁簡文自序云立身行己始終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詩言君子有常雖處亂世而不改其度如此數事藏之可感言之可思

左傳鄭六卿餞宣子子游賦風雨 昭公十六年

子衿 三章

羊深曰鄭廢學校國風以譏 魏書本傳

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荒廢子衿之嘆復見于今 魏書本傳

青青子衿

顏之推曰古者領下連于衿故謂領爲衿曹大家列女傳注領交衿鄭下羣儒說云靑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靑青二字其失大矣顏氏家訓　惠棟曰復古編紟衣系也別作衿非衿衽也別作襟非王伯厚云漢石經作子紟得之說文衿交衽也

陸德明曰衿一作襟學子以青衣爲領緣衿也釋文

北史周武帝詔諸王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禮受業于徵斛斯徵傳

悠悠我心

劉良曰悠悠憂傷之貌文選四十三注引詩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韓詩曰子寧不詒音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釋文

薛收曰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無倦窮而無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止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文中子立命篇

挑兮達兮

說文曰叜兮達兮叜滑也迖行不相遇也按辵部又引作挑兮達兮

白帖挑達游陷也八十七

御覽挑兮達兮

晉書泰寧中詔曰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爲之慨然虞喜傳

宋書永初三年詔曰學校荒廢講誦蔑聞後生大懼于墻面故老竊嘆子靑衿本紀

魏書任城王澄表曰學官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靑衿之緒于玆將墜本傳　又晉載記魏版下書國中日聞闔絕弦誦之音後世無庠序之教子衿之嘆復興于今

璣按風雨靑衿二詩魏晉以後引徵者更無他釋豈三家均同序說歟尋諷詞旨絕無邪僻之意而王柏詩疑輒斥爲淫奔之作欲附于重删之列其亦誣而不經矣

又按文選江淹詩劉良注曰子衿刺風俗輕薄而朋

友之不相往來蓋亦以師友言無異解也

揚之水 二章

詩義折中曰歎嗟也兄弟之不睦由人言間之也

出其東門 二章

班固曰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鄭詩出其東門云云 漢書地理志

有女如雲

顏師古曰言其衆多而往來不定 漢書注引詩

縞衣綦巾

說文曰縞衣綥巾綥帛蒼艾色也綥巾未嫁女所服 按此以所

見聚會女子言有同班意
不指爲喪亂者之室家也

聊樂我員

韓詩聊樂我魂 薛君章句曰魂神也 文選東征賦舞賦注

釋文員一作云孔疏云員古今字 楊愼曰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秦誓雖則員然不鼓文君子員獵皆云員通

欶按廣雅員有也我有家室而無美乎如雲之女者漢樂府所謂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也

出其闉闍

許愼曰闉城內重門也 說文引詩

孫炎曰闉闍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 釋文

匪我思且

陸德明曰且音祖 爾雅云祖存也 釋文

聊可與娛

釋文聊可與虞

范甯曰鄭自莊公以前不書于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鄭忽之殺何乎徐邈曰案詩序及紀年鄭昭之後大亂五世事出紀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 穀梁傳注

野有蔓草 二章

韋昭曰國多兵役男女怨曠于是女感傷而思男故出遊于洧之外托採芳香之草爲淫泆之行也 毛詩答問 御覽九百九十四

江淹麗色賦曰感蔓草于衛詩 衛當作鄭 藝文類聚十八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韋昭曰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 毛詩答問

王肅曰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

君澤也 正義

顏師古曰詩古本有水傍作漙字亦有單作專後輙改之

爲漙字讀爲團圝之漙按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

衮反此字本作簣上衮之音與婉相類

藝文類聚零露團兮 洪頤煊曰山井鼎考文並作團

淸揚婉兮

韓詩靑揚婉兮 薛君章句曰靑靜也 文選射雉賦注

韓詩外傳靑陽宛兮 瑛按文選洛神賦五臣注本引詩揚亦作陽李周翰曰淸陽眉目之閒也

玉篇淸揚畹兮 集韻同 臧琳曰畹韓詩經字也

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韓詩傳作程木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顧謂子路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致思篇韓詩外傳說苑同

范家相曰家語外傳之言雖非專以釋詩然以美人爲賢以邂逅爲道路相值非必如序說男女期會也不然子叢子太叔之所賦趙孟韓起何以亟稱之乎

吳肅公曰蔓草爲朋友期會之詩

璇按江淹雜體詩云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悄杕杜謂唐風杕杜願君子之來遊適我也而蔓草言別者其謂別離之久而邂逅卒然遇之爲可喜歟蓋亦韓家之義也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七子從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又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姜炳璋曰觀家語左傳之所賦則有美一人皆指賢人也

溱洧二章

韓詩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文選注李周翰曰上巳三日也于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也後漢書注宋書禮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文選注並同范家相曰暮春春水渙男女羣相顧謔雜交且錯風俗之弊自見言外韓家之說深得風人之旨矣

高誘曰鄭國淫僻男女相會于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勺藥之和呂氏春秋注

溱與洧方渙渙兮

韓詩方洹洹兮後漢書注　薛君注曰洹洹盛貌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盛也御覽三十漢書溝洫志注初學記同

水經曰洧水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來注之　酈注曰鄫水出鄫城北逕買復城西歷下田川又南懸流奔壑崩注丈餘其下積水成潭淵深難測又南注于洧詩所謂鄫與洧也王玨樹曰詩定本作溱溱水出桂陽臨武與潧不同水經說文作潧爲正

漢書方灌灌兮地理志注灌灌水流盛也

說文潧與洧方汎汎兮 釋文 洪頤煊曰汎是汎字之譌汎渙同聲字

士與女方秉蕑兮

韓詩內傳曰方秉蘭兮秉執也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祓除 漢書注御覽同 按韓既以蕑爲蘭字而釋文又引韓詩云蕑蓮也此當緣澤陂詩誤入今正之

漢書曰方秉菅兮 顏注菅蘭也

士曰既且

陸德明曰且音徂往也 釋文 璥按釋詁徂逝往也徂在存也蓋兩義此句下云且往觀乎宜從往訓也

且往觀乎

薛君章句曰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也 後漢書注御覽同

洵訏且樂

韓詩曰恂盱且樂恂盱樂貌也 釋文漢書地理志註

漢書恂盱且樂　顏注曰恂信也盱大也謂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與女執芳草于其閒以相贈遺信大樂矣惟以戲謔也 地理志

贈之以勺藥

韓詩曰勺藥離草也言將別時贈此草也 釋文

江淹別賦曰下有勺藥之詩 敬按古今注云芍藥一名將離將別則贈以芍藥猶相招則贈以蘼蕪蘼蕪當歸也又稽古編董氏謂勺藥爲江蘺本草注蘼蕪芎藭江蘺三者同類而稍別然則將離即江蘺之轉贈招于以見意後世庚癸之呼遠志之答固亦原本風人矣

瀏其清矣

韓詩曰漻其清矣漻清貌文選南都賦注

後漢書注溜其清兮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